

八千女鬼乱世情

——魏忠贤秘史

◎ 吴启泰



I247.5

2974

3

BK#1128

八千女鬼乱世情

——魏忠贤秘史

吴启泰



吉林人民出版社

B

489192

八千女鬼乱世情

吴启泰

*

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 吉林省新华书店发行

长春科技印刷厂印刷

*

787×1092毫米32开本 8.5印张 4插页186,000字

1988年5月第1版 1988年5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78,400册

ISBN 7-206-00194-7/I.46

定 价： 2.40 元

目 录

带血的铅丸.....	(1)
赌徒的选择.....	(10)
夜传险情.....	(20)
闯官.....	(27)
冷血杀手.....	(34)
狱中怪囚.....	(42)
神秘的药丸.....	(46)
夜审.....	(57)
循迹追踪.....	(66)
翠花楼艳遇.....	(75)
八千女鬼.....	(83)
假夫真妻.....	(87)
夜探庵堂.....	(95)
赌徒与凶手.....	(99)
斗鸡.....	(111)
线索.....	(118)
木匠皇帝.....	(122)
御史与谢氏姐妹.....	(128)
失落的梦与血的现实.....	(137)
彩凤楼惊变.....	(144)
小皇帝与奶娘.....	(151)

苦禅和尚.....	(161)
玉龄童.....	(168)
王安之死.....	(176)
旧仇新恨.....	(184)
无法解脱的情.....	(194)
毒酒血誓.....	(201)
千钧一发.....	(210)
活人灵堂.....	(216)
血染大堂.....	(220)
无法填满的欲望枯井.....	(227)
朝房夜话.....	(233)
天公不德.....	(239)
苦禅探监.....	(245)
夜刺魏阉.....	(253)
诏狱大火.....	(261)
后记.....	(264)

带血的铅丸

究竟是天地巧合还是鬼使神差，谁也说不清，但有一点确切无疑，公元1620年对于大明王朝来说是个大凶大恶的鬼年。

农历7月，在位48年的神宗翊钧溘然长逝。9月，其长子常洛继位不到两个月突患重病，权柄未及握温，命已危在旦夕。尽管常洛皇帝的宠妃李选侍及其心腹竭力封锁消息，这一秘闻仍象长了翅膀的精灵悄悄传出禁宫围墙。与此同时，一场围绕大明王朝的最高权力之争，正以它特有的隐秘与残酷迫在眉睫……

一个幽灵般的黑影立在慈庆宫后院，一动不动，仿佛脚下生根的老柏树。夜色凝重的铅块，将巍峨森肃的皇家宫阙铸成一色深幽的墨黑。专管太子伙食的东宫典膳太监魏忠贤眨巴着眼，望着四周密不透风的黑夜，心情无比惶恐。

他从来未曾这样犹豫过。10年前，他因赌博倾家荡产，最后恶债缠身，几名歹徒日夜相逼，到了不还钱便抵命的境地。他决定净身入宫，用生牛皮筋将自己两腿分开捆在磨盘石上，脊背死死抵住墙角，举起石锤，狠狠砸下两腿间的辜丸时，也没有象现在这样惶恐不安。那时，他以心胆俱裂的一时痛楚，换得终身屈辱的苟活。而此刻，这场围绕皇帝继

承权的险恶斗争，虽然有可能发迹于人世，但最大的可能是碎尸万段，以身家性命作为赌注。

魏忠贤是个天生的赌徒，16岁便开始泡在赌场里，直到36岁入宫当太监。他曾多次痉挛地捏住那两颗小小的、四四方方的骨头骰子，扔在堆满白花花银子的赌桌上，眼珠随着骰子滚动，心衔在喉头急跳。他曾多少次在震耳欲聋的狂叫中，经历了侥倖的狂喜。疯魔般的刺激、眼珠滴血的失败，最后却彻底输了，输掉称之为“男人的东西”，在肥硕的大腿间永远留下了瘪塌塌的皮囊。

几天前，万岁爷服了李可灼进献的红铅丸，病势突然变得不可收拾，眼看不行了。按名分理当由太子朱由校继位，但光宗弟弟、郑太贵妃亲生儿子福王拥兵洛阳，郑太贵妃与光宗宠妃李选侍又勾得很紧，他们四下活动，企图以福王代替太子继位。

郑太贵妃的心腹太监牛朝与魏忠贤同是河北河间人，前天让太监安保透话给他，要他利用尚膳太监的方便，在太子饮食中下药，并许愿事成后重赏。如果依对方的话，一旦不成功，太子福大命大登上銮驾，自己必死无疑。如果不依对方的话，福王回京登驾，自己也同样得粉身碎骨。进也难，退也难，他在心中暗暗叫苦，狗儿呀魏狗儿！你前世作了啥孽，竟落到进退无路的绝境。他可怜自己，又恨自己，为什么让牛朝这绝命的偏偏选中了咱！

当年以身家性命一搏输赢的胆气上哪去了？他问自己，是年岁增长了优柔？还是失去的那玩意儿带走了男子汉的血魄胆气？他从心里清楚，无论他态度如何，都无法摆脱这场血的赌博，正如骨头骰子捏在手掌心烂不了，甩也得甩，不甩也得甩。他站在那儿，拧紧双眉，伸长脖子苦苦揣摩，无

论如何也想不出下一步该怎么办。突然，死一般的静夜传来一丝微弱的呼啸声。他急忙抬头，见一颗色如青灯的流星划破头顶天空，直落庭院不远处黑乎乎的树丛中，在凄厉而沉闷的爆裂声中，溅出一片血肉淋漓的殷红与黄白。

魏忠贤全身骨肉为之惊颤，一股凉气沿屁股沟往脊背上爬，两腿吃不住肥硕的身体微微哆嗦。天杀的，你好糊涂！望着眼前漆黑的屏幕上进裂四射的火星，他不住在心里骂自己，这分明是老天告诫他不能干那混帐事。

“你一个人念叨什么？”太子朱由校的乳母在鍍金缕花薰衣罩上翻动衣袍，见东宫惜司薪太监魏忠贤喃喃掀动那张宽阔的大嘴走进来，忍不住问。

“……”，魏忠贤心里一惊，白胖的脸上立时涌上一片红潮，他使劲甩着手里的云帚，不干不净地骂起来，“妈妈的，秋后的蚊子隔着裤腿咬人……”

乳母客巴巴狡黠地一笑，继续低头翻弄着衣物。

魏忠贤稳住神，不敢说出眼下的忧虑。他佝偻着高大的身躯，双手托腮，坐在楠木雕花方凳上，盯着客巴巴。客巴巴继续翻动着薰香罩上的衣物，都是太子的内衣外套之类。她不时将衣服放在鼻尖下，认为香气适宜便收叠好，再换几件铺上。

朦胧的烛光下，客巴巴显得十分漂亮，敷过淡妆的两腮象三月的花瓣，一双细长的凤眼有股说不出的邪劲。魏忠贤虽然对风月事并不陌生，但最使他感到心乱的是对方肉乎乎的大嘴，他甚至可以想象啃吮那柔软湿润的厚唇的滋味。一瞬间，他整个身体痉挛地抽动了一下，冒出一股疯邪的欲念。楠木方凳在他屁股下哆嗦，凳腿擦地发出一声沉重的呻

吟，吓得他连忙撑开双臂抓住凳沿，垂下脑袋盯住自己两只套在软靴中的大脚。

“又在想什么坏水？”客巴巴抬起头，审视的目光落在对方身上。

“哪敢呢，咱担心万岁爷……万一那边有什么动静，咱小爷他……”

“那又怎的，小爷名正言顺的东宫太子。”

“倒也是。”

客巴巴继续翻动着薰香罩上的衣服。魏忠贤擦擦额上渗出的汗珠，目光停留在客巴巴两只细嫩绵软的白手上。在他看来，那两只手象白色的水鸟，在鍍金罩上兴奋而灵巧地移动着，搔得他心里痒爬爬的，说不出什么滋味。

他36岁进宫，至今十多年，经宫医验身，那玩意儿确实不管用了。但生理的残缺并没有使他象其他阉人那样欲心死灭，反倒唤起他对曾经有过的纵欢无度的追忆，然而可望不可及的现象使他深深绝望。他恨不得天下男人那玩意儿全烂掉。一天半夜里醒来，他在大腿间摸索着。别人都说，净了身的男人不再想入非非，难道他当真如河间那位算命先生所说，是个非同凡人的白虎星？指尖触电般缩回，又神经质地一把攥住那只冰凉的皮囊。皮囊中那块死灭的肿块竟比先前大了些，他吓呆了，突然明白了欲心未死的原因……

魏忠贤用大胆而放肆的目光盯着客巴巴那双风骚的眼睛，这目光是内廷任何人也不敢流露的，更不用说他这个东宫地位卑下的膳食总管。因为万岁爷病重，王安公公让小太监卜喜儿特地来关照，要东宫的人多加小心，所以除了宫门外加了看守，东宫主事还在殿内添了值夜太监。客巴巴也搬到太子住房外的偏殿，困了躺在长榻上打个盹，醒了便忙些

女人的活计。小爷是她的命根子。尽管她不相信会发生什么意外，但心里却说不出的害怕，所以选中这位身高力壮的惜司薪太监陪她守夜，以防万一。

太子朱由校所居的慈庆宫内，这位小爷被她血乳哺育的事实，造就了她无可非议的权威。她20岁那年，因丈夫病故进宫，此后一直守在深宫，整整16年。她已习惯别人的尊重与逢迎，习惯别人怯怯的目光，人们垂着脑袋默默听她训斥，在这清一色的“女儿国”里发泄莫名其妙的积怨与愤懑。此刻，迎着魏忠贤近乎邪恶的目光，反倒羞涩地合上那肉惑的双唇，眼角微微挑起笑意。她喜欢这个方脸阔鼻，眉宇透着精神的男人，那邪恶的目光刺激着她——一个热血沸腾、36岁的女人饮渴的欲念。不过她随即明白，眼前这魏惜司徒有男子魁悍的外表，骨子里却是假男人。

倏然掠过心头的激奋沉入前所未有的沮丧，客巴巴忿怒地抱起衣物从薰香炉边站起，发现魏忠贤也象其他人那样怯怯地低着脑袋，一股无名火窜上胸口，正欲张口痛斥，幽暗的墙角处突然传来沉重的撞击声，她张开两片厚唇，从紧缩的喉头挤出一声怪叫。

刺客?! 魏忠贤全身上下毛发悚立，从方凳上一跃而起，随手抓起靠在圆桌边的杖棍。按原先计划，那边的人要他等万岁爷伸腿后再在膳食里做手脚毒死太子，难道情况有变，还是牛朝他们信不过他，赶在今夜下毒手……他悄悄沿着楠木雕花屏风向墙角摸去。一个黑影迎面窜来，直奔太子卧室。借着昏黄的灯光，他看清原来是小爷平日最喜欢的大黑猫。他僵直的身体松软下来，吐出一口悬在喉头的长气，扶起被猫撞翻的紫铜挂耳猫食盘。

客巴巴放下衣服急急走近。“快，把猫撵出来，别吓着小

爷。”往常，她肯定不会让任何人随她进小爷的睡处，这是她多年拥有的绝不与别人分享的特权。然而，安公公的告诫，猫的惊吓，加之她在这非常时期莫名的直觉，使她不得不拖着身材高大的魏忠贤一同走进太子寝殿……

一盏孤灯立于床头案几上，16岁的朱由校裹着锦衾蒙头大睡，透过纱灯泛出的烛光，若隐若现的象只卧猫躺在淡黄色的薄纱锦帐里。

猫溜进太子卧室，发现有人跟进，敏捷地跳上圆桌。大黑猫平时温顺乖巧，只要熟人一唤，便跃入对方怀中，用它柔软的身体蹭着人的手脸。魏忠贤平日掌管膳房，猫嘴馋，与他极熟。他轻轻唤着大黑猫，一边向圆桌走近。猫犹豫地弓起背，不等他走近便轻身一跃窜上太子床头边的案几。魏忠贤与客巴巴急了，从两边悄悄围上。魏忠贤连连叫着猫的名字，突然扑上去。受惊的大黑猫尖叫一声，打翻了纱灯，向小主人床上跳去。就在这一瞬间，只听大黑猫一声惨叫从床沿滚下。还没等客巴巴叫出声来，太子已从梦中惊醒，一把搂住撩开锦帐的乳母，吓得大叫。魏忠贤一脚踩灭被烛火燃着的纱灯，屋里陷入一片漆黑。他隐约看到，或者说感觉到窗外一条黑影倏然闪过。他摸起杖棍，悄悄走到窗下，竖起耳朵听了半天，没有任何动静。

“混帐东西！还不快掌灯。”

客巴巴搂着浑身颤抖的朱由校又摸又亲，一面责怪魏忠贤。两名值夜宫女闻声提着纱灯匆匆赶来，魏忠贤拦住她们，并从一名宫女手中接过纱灯，走到太子床前。

纱灯下，脑浆迸裂的大黑猫躺在床下青砖地上，锦帐、床单溅满污血。魏忠贤从地上捡起一个青杏大小的铅丸，丸上沾满血迹。他盯住掌心沉甸甸的铅丸，浑身不由自主地悚

颤。

“还等什么，快叫人抓刺客！”客巴巴脸色煞白，失血的双唇象离水鱼的一张一合的嘴。魏忠贤急忙伸手堵住客巴巴的嘴巴，连连摇头，示意她此事千万不能声张。客巴巴惊魂未定，六神无主，愤怒地摇摇头，又顺从地点点头，她被对方颇具男子汉的毅然所慑服。

太子搂住客巴巴，恨不得将脑袋整个钻进乳母的身体内，哆哆嗦嗦地从牙缝飘出梦呓般的哀号：

“怕，奶娘，我怕……怕……”

“小爷莫怕”，魏忠贤跪在床前，托住手中的铅丸，“神天佑护，小爷放心。奴才在，奴才一步也不离开。”

“魏哥儿，这事全……全仰仗你了！”客巴巴搂住太子，轻轻啜泣。

“魏哥儿，救你小爷的命！”朱由校哀求地盯住跪在地上的魏忠贤。

一声“魏哥儿”，出自太子稚嫩的哀告与客巴巴啜泣中的请求，犹似两支利箭穿透他热血沸腾的心窝。对于地位卑下的内廷废人、掌握东宫吃喝膳事不足轻重的太监，魏忠贤忍不住声泪俱下，额头在青砖地上碰得咚咚响。在这胆魄悚惶之际，他并没有忘记眼前凶险的现实，以他惯有的赌徒的机敏，通盘审度了一遍宫廷内外的局势。看来光宗皇上拖不久了，郑贵妃亲生儿子福王常恂插上翅膀也来不及赶回京城，所以才冒风险派遣杀手，使出不得已的一手。小爷为名正言顺的东宫太子，外廷得东林党人拥戴，内廷有王安公公苦心经营，郑、李那边很难扭转乾坤。更重要的是小爷命大福大，那平日十分听话的猫竟鬼使神差代小爷一死，足见神秘莫测的命运比人世间任何铁腕更有力量。

一片血胆唤起他昔日赌徒的疯魔。为小爷和客巴巴，他将押上头颅，在这血的游戏里一搏输赢。毕竟深宫10年。他不再是当年的魏忠贤了，赌徒的机敏与深谋的阴毒已在长年的孤独与卑微中混为一体。他决心既不甩出骰子，也不捏在掌心中，他决心吞下那两只别人交给他的骨头方块块，另开一盘自己坐庄的赌局，并押上身家性命。

四更了。

慈庆宫正殿灯火通亮，中宫太监传下圣谕，宣东宫太子朱由校立即去乾清宫面见光宗皇上。

东宫掌事太监韦超、乳母客巴巴与魏忠贤等一班人跪在青砖地上，眼泪汪汪地哭诉小爷病重不起，无法去乾清宫。中宫太监见众口一词，十分为难，但仍然坚持要见太子一面，哪怕是在病人床头郑重地念一遍圣旨，也算完成传旨这一神圣礼仪。掌事太监只得陪同中宫传旨太监进入左厢房，中宫太监见太子双目紧闭、头缠白布躺在病榻上，布上隐隐透着血迹。中宫太监微微一怔，悄悄问掌事太监怎么回事。听说太子只是夜间起床小解不慎摔倒，额头撞在案几上，中宫太监唏嘘一番，站在病榻前煞有其事地捏着嗓门，字正腔圆地读了圣旨，匆匆回中宫去了。

那人一走，太子朱由校便从榻上坐起，揪掉头上带着猫血腥味的缠头布，又怕又恨地问魏忠贤，下一步怎么办？

鬼才知道，魏忠贤心里恶狠狠地骂着，脸上却堆满令人宽心的笑容，他安慰太子，说已派人去找王安公公前来商议对策。让小爷装病是魏忠贤的精心安排，他推测对方既然派出杀手，势必想尽快证实结果，一定会想方设法前来打探虚实。以中宫传旨为名，确是十分狠毒的高招，如小爷未遭毒手，便乘机带走，扣留在乾清宫，等待福王回京另图。相

反，如果小爷一死，他们便无后顾之忧，更为从容地操纵局面。所以绝不能让小爷被中宫的人带走，这步棋显然不错。但关键在于万岁爷究竟死没死，如果还活着，小爷不去便犯了欺君大罪，这点正是魏忠贤深为忧虑的要害。

魏忠贤等人正在商议，宫门外传来一片喧闹声。等到掌事太监和魏忠贤走进正殿，郑、李的心腹和大太监李进亲自带人抬着担架进来。他冷冷瞟一眼跪在地上的魏忠贤，展开手中刺目的黄绫，读完圣旨，向跟来的手下挥挥玉柄云帚，说太子只要有一口气，抬也要抬到乾清宫，万岁爷今晚死活要见他。

魏忠贤跪在地上，浑身颤栗，周声汗毛孔扩张开，冒出冰冷的汗水，他作梦也没料到李进会突然来这一手……

赌徒的选择

魏忠贤象头笼中饿狼，在客巴巴平日拜佛烧香的偏殿里不停地兜圈。太子昨夜被中宫太监李进带走，随同小爷去的还有客巴巴，直到此刻仍不见有人回来，也没有任何消息。派去给王安报信的人没见到王安，只得把情况告诉小黄门卜喜儿，那边的人似乎也非常谨慎怕事。

命，也许这就是命。魏忠贤十指纹在胸前，来回匆匆地思忖。原是人家的害小爷，如今咱向着小爷，看来终究难逃这场灾祸，直至连自己也一块赔上。他翻来复去掂量着眼下的局势，象个疯狂的赌徒，倾其全部心力与智慧，在这突变的风云中进行几乎没有余地的选择。他最害怕的莫过于太子额头的假伤被揭穿，一旦揭穿必定处以凌迟极刑，这是他无法逃脱的厄运。再就耽心对方假戏真做，索性弄死小爷，而从李进公公昨夜凛然恶色的一瞥中，也肯定绝无好下场。

想来想去，自己的归宿总离不开两个字——恶死。如果说十多年前，他泪眼汪汪用牛筋捆住自己脚腕，砸碎自己睾丸曾含着屈辱与痛楚，此刻却是用铁锤敲下自己一颗颗牙齿，连血带泪，拌着打落的牙往肚里吞咽。他追悔莫及，为什么没按牛朝透来的话音办，哪怕采取个冷眼旁观态度也好。这不，小爷被他们一抓走，连下毒的手脚也都免了，既积了阴德，又将得到好处。天呀，我的天！你魏狗儿就算一

世混账，难道非五马分尸，落下这种惨死不可？魏忠贤雨点般的拳头落在自己脑袋上，喉头挤出凄厉的哀嚎，悟得世道太不公平，乖戾残忍的命运为什么就不肯给自己哪怕仅仅一次机会！

他的思路如同他脚步留在青砖上封闭的圆圈，越走越慢，越转越小。开始，小腿肌腱焦灼然而有力地收缩，迫使脚步落地震颠出一片杂乱的类似鼓点的敲击。慢慢的那间隔分明的敲击变得疲弱无力，继而连成擦地的一串拖拽。他终于站定，内心与身体同时凝聚在一个焦点。

“死，既然必死无疑，又何苦非恶死而不可？”他攥紧那只肉乎乎的拳头，愣愣地盯住青砖地上急速爬过的蜘蛛，脱口飘出这个疑问，象自言自语，又象问脚下那只黑蜘蛛。黑蜘蛛大胆地从他鞋面上爬过，又慌张地重落到地下。他皱起眉心的肉疙瘩抽搐着，猛然抬脚，凝聚着对整个世界的刻骨仇恨，将那丑陋的小活物踩得无影无踪，并在渺茫的空中捕捉到一丝微弱的回响。那是死灭的信号，是那小活物躯壳炸裂的“卟哧”声。当他移开脚，隐约辨认出方砖上一块似有似无的痕迹，那先前压在心头的巨大恐惧杳然泯灭，竟从他惨白肥硕的大脸上挤出奇怪的一笑。

他解下腰带，站在方凳上，稳稳地将腰带甩上油漆剥落的横梁，右手抽下腰带另一端，挽成个死结。同样死，他绝不愿意落在东厂、锦衣卫掌握的诏狱，惨遭剥皮掏心，割肉挖眼的酷刑。宫里的人对那座阴曹地府的描述使他血冷骨寒，他无从想象自己落到那里的情景。油锅也罢，18层地狱也罢，眼下只有心一横、腿一蹬，飘然而去，起码不会受即将来临的那种可怕的凌辱。魏忠贤两手紧紧攥住腰带，心里倏然冒出难以抑制的伤心，并伴有某种引以自豪的酸楚。无论

怎么说，他是为东宫太子，为大明江山正嗣血骨的继统而死，决不同于当年赌场身遭羞辱的自咎。他想起被自己活活气死的母亲，忍不住热泪滚出眼眶，心想我这一死，足以慰藉黄泉下的老母亲。你的狗儿也不乏一片血胆忠骨！

魏忠贤拽紧腰带，踮起脚，将脑袋缓缓伸进那只令他心寒的圈结。他提起气，准备蹬翻凳子的一瞬间，突然想起一件极为重要的事。那只沾满血污的铅丸，作为谋杀太子的铁证，必须设法交给王安公公，这样自己也死的忠烈清白。生前不顾脸，死后却不能不讲究这些。他一生吃喝赌淫，无所不为，当他直面绝境，把生命交给死神时却计较起死后的名声。他哆哆嗦嗦爬下方凳，两脚刚着地，浑身立时软瘫，他不知道刚才哪来的勇气，竟敢将脑袋伸进那只绳圈。他呆呆站在那儿，怎么也记不起那只铅丸于昨夜慌乱中藏在哪儿，眉心挑直了，肠胃几乎掏空，脑袋自然一片昏昏。他焦躁不安地搓着两只大手，目光直落神龛里的白玉菩萨。

平日他极迷信，但昨夜黑猫之死的吉兆却带来此刻的凶运，在他心中煽起一股邪恶的疯劲。他摸着菩萨圆润的脸蛋与温恬的双唇，想起昨夜客巴巴身上飘来的香气，竟用哆嗦的指尖捏住佛像的乳头，淫邪地咧开大嘴。突然，那通体冰凉的白玉菩萨微微一颤，吓得他急退几步。他的目光与佛像目光僵持了一会儿。他狠狠吐口唾沫，搓着掌心，嘲弄地摇摇头，对菩萨说：

“呸！你也和咱差不多，男不男，女不女，象个人，又不算人……”

他张开的大嘴没等说完，竟僵直地缩回舌头，眼球愣愣地突出。原来那只铅丸正藏在佛像的红木托座下，是他昨夜包上汗巾塞进去的。他扑到神龛前，一只手刚刚伸过去，门